

「實踐」與「展望」： 社會情緒學習計畫之現況探討與分析

郭國毅* 大專生
林奕葳 大專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壹、前言

臺灣近年校園霸凌、自殺與自傷事件頻繁。根據兒福聯盟統計，即使政府推動政策，仍有七成（66.4%）兒少曾有接觸校園霸凌的經驗（兒童福利聯盟，2018）。在自殺與自傷事件方面，根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統計，臺灣青少年自殺的通報整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17年時國中以上的學齡層通報人數上升幅度較以往明顯，2019年時通報人數更為近五年來最高。另外，青少年15-24歲的自殺死亡率比前一年增加約26.4%（衛生福利部，2020），而此年齡層的青少年自殺與自傷事件死亡人數也逐年增加（行政院主計處，2021）。其中，「情感／人際關係」正是青少年自殺的主要原因（衛生福利部，2020）。回顧過去研究，青少年發生此類事件，多半與個性衝動、無法克制激烈情緒，甚至未能同理他人等原因息息相關（彭致翎，2018）。而王為國（2016）也提到，若能加強學生社會情緒方面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生擁有良好的人格及人際能力，並且作出負責任的決定。綜合上述，如何幫助學生控管情緒，擁有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在社會上與人合作，實屬重要議題。

*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郭國毅，通訊方式：kratos7336662@gmail.com。

綜觀全球，美國因應校園暴力與毒品等問題，開始推動「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課程用以改善學生情緒控管，增進其同理他人、維持人際關係、實現積極目標、有責任做決定等能力(彭致翎，2018)。如今，社會情緒學習逐漸受到各界學者重視，不只在美國各州施行課程，英國以「社會與情緒面向學習」為題進行課程推動，最終皆獲得良好成效(彭致翎，2018；謝曼盈、潘靖瑛，2019)。而臺灣也被這股風潮影響，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召集全市多所國小與國中，分別於107學年度與108學年度推動「情緒智能觀察紀錄」與「社會智能觀察記錄」兩項試辦計畫，以施行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108學年度參與學校更多達31所，並於109學年度正式以「社會情緒學習」為名，進行課程推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然而，臺灣過去試辦的過程究竟為何，課程如何推動，筆者將以臺北市Y國中課程為例(基於保密原則，以下將訪談國中化名Y國中)，描繪其施行過程，探究社會情緒學習的推動歷程以及當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此外，筆者亦訪問一同參與計畫的S國小校長(基於保密原則，以下將訪談校長化名S國小校長)，針對社會情緒學習推行現況進行了解，並於綜合兩個訪談於文末提出筆者對於「社會情緒學習」之看法，其在臺灣推動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貳、社會情緒學習

一、何謂社會情緒學習

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為美國的學業、社會與情緒學習協會(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所推動，其涵蓋的教育階段自幼兒園至高中，教育內容包含發展辨識及管理情緒能力、做負責任的決定、建立積極關係與有效處理具有挑戰的情境等(王為國，2016)。社會情緒學習有五項核心情緒能力，筆者參考相關論文，整理如下(CASEL, 2013；王為國，2016)：

(一) 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

能準確辨別個人的情緒、想法及其對行為產生影響的能力。包括評估自己的優勢、限制以及建立信心。

(二) 社會覺察 (Social awareness)

具備多元文化與背景的觀點，進而同理他人，以及了解社會與道德的行為規範，並認識家庭、學校與社區資源與支持的能力。

(三)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能夠在不同情況下調整自己的情緒、想法和行為的能力。包括壓力的管理、控制衝動、自我鼓勵與達成自己設立的個人與學業目標。

(四) 人際關係技能 (Relationship skills)

能夠與他人和團體保持健全與互惠之關係。包含清楚地溝通、積極地聆聽、抵抗不當的社會壓力、協調衝突與給予他人援助。

(五) 做負責任的決定 (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能夠評估後果，進而做出基於道德、安全、社會規範與他人福祉的建設性決定。

綜合上述，美國的學業、社會與情緒學習協會 (CASEL) 以這五項核心能力於全美各州推廣課程。而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目標為 1.提高學生的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關係與做出負責任決定的能力；2.改善學生態度，以及對他人與學校的信念，進而減少行為、情緒困擾等問題，並改善成績 (CASEL, 2013)。

二、社會情緒學習的成效

以美國為例，CASEL 於《安全與聲音》(Safe and sound) 的指引中，廣泛評估全國 80 份有效的方案後，整理 22 份特別有效與全面的方案。當中發現其方案的共同核心為增加學生對於學校的連接以及依附感，也教導學生設定目標、解決問題、自律，以及發展品格跟責任感的能力。除此之外，方案也提高學生的學業表現 (CASEL, 2003)。

Merrell 與 Gueldner (2010) 歸納以往「社會與情緒學習」課程研究的效果有三方面，一是學生改善對學校的態度，例如學生對學校較有共同體的感覺、有較高的學習動機、感到較能應付學校生活、更了解行為的結果；二是學生改善在校的行為，學生攻擊行為減少、出現較多利社會行為、較低的休學和曠課率、較高的學校參與及教室參與；三是學生有較好的課業表現，數學、語言藝術、社會科學的學業表現較高，成就測驗分數進步，使用較多高層次的思考策略 (謝曼盈、潘靖瑛, 2019; Merrell & Gueldner, 2010)。

Taylor 等人 (2017) 發現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增進學生的社會與情緒技能、利社會行為與學業表現，並且提供保護性因子用以降低學生在校行為，以及情緒方面問題 (Taylor et al., 2017)。以英國為例，Hallama (2009) 針對英國「社會與情緒面向學習」課程評量的結果，90% 學校教職員認為課程計畫整體為成功，其中 87% 教師與 96% 非教學人員皆同意此課程促進學生正向情緒；82% 教師同意此課程增加學生控制情緒 (例如：憤怒) 的能力；48% 教師以及 74% 非教學人員同意此課程計畫有效降低學生霸凌行為之發生率 (Hallama, 2009)。

承上所述，先前多位學者對於美國和英國推動社會情緒學習方案進行成效評估，可從態度與行為兩層面著手。態度方面，社會情緒學習方案使學生覺察並控制情緒，發展目標設定、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培養責任感；行為方面，社會情緒學習方案增進學生的利社會行為、學業成就，同時也降低偏差行為與霸凌事件發生率。

參、臺灣社會情緒學習計畫

一、計畫演進：從情緒智能到社會情緒學習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8）有鑑於當時校園霸凌、自殺與自傷等事件頻繁發生，而許多教師於教學現場觀察後，發現學生對於自我情緒的認識與管理並無被正式教導與獲得應有的重視。此外，家長不單只是關心孩子的課業，也在乎其情緒發展。因此於107學年度，邀請臺北市共15所學校試辦「情緒智能觀察紀錄」計畫，為一系列情緒教育揭開序幕。而後適逢108課綱實施，課綱中核心素養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教育部，2014），因此將原先情緒智能觀察較屬於個人內在面向之指標，加入團體、社會等人際外在互動之概念（作者訪談，校長，S國小，2021年4月26日），並且藉由素養導向的教學，望能提升學生之人際互動、自我領導以及社會適應力，而108學年度此試辦計畫轉變為「社會智能觀察紀錄」，參與學校擴增至31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109學年度為計畫之第三年，經過專家學者之意見整合並且各校討論過後，發現不論於情緒智能或是社會智能，皆聚焦「社會情緒學習」之概念，即開始社會情緒學習之推廣計畫（作者訪談，校長，S國小，2021年4月26日）。

二、推行方式與修正過程

試辦計畫期間之有關情緒智能、社會智能，甚至為社會情緒學習之面向與指標，於各校在專業學者之帶領與陪伴下，發展「個人內在」與「人際關係」兩大面向，各面向又再細分為「覺察」與「調節」，作為課程發展之基本架構（作者訪談，校長，S國小，2021年4月26日）。至於課程設計方面，根據試辦計畫手冊提及鼓勵各校回歸「校本需求」，自行決定試辦範圍、領域及單元、年級規模等，並參考社會情緒學習之五種核心能力來發展學習目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

整體計畫之推行，於前兩年試辦期間，每月召開一次工作坊，由專家學者帶領學校團隊釐清社會情緒學習概念，爾後進行課程教案之設計、討論，待實施後再與其他學校進行成果分享。例如計畫邀請臺北市立大學教授為學校進行社會情緒學習的概念增能，提供參與計畫的學校進行諮詢，最終舉辦成果分享暨論壇，進行分享與反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而109學年度計畫正式推廣後，則改為以各校主動申請參與計畫，透過教案徵件比賽，由專家學者進行教案審查與評選，並且針對各校之教案提供建議，協助各校在推行SEL課程的實踐歷程能更臻完善（作者訪談，校長，S國小，2021年4月26日）。

三、實例分享：以臺北市Y國中藝術領域課程為例

根據108學年度推行「社會智能觀察」試辦計畫參與學校之量化回饋發現，社會情緒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比例最高，社會次之。而國語文、英語、自然科學、藝術在內的各領域，及生活課程、彈性課程，也有學校試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而筆者發現於國中階段，僅有Y國中透過皮影戲的體驗學習活動，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至藝術領域，故以其代表性，於是訪談計畫之承辦師長，分享學校推行社會情緒學習之經驗與建議。

（一）課程方面：選擇藝術領域的原因

根據訪談發現，Y國中主任選擇藝術領域之原因為綜理業務關係並且自身專長為表演藝術，但其也提及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之非輔導課程、綜合活動課程之益處在於能夠將概念透過議題融入，或不同的經驗做結合，延伸學生觸角，透過跨領域反覆學習，將SEL的觀念潛移默化至學生的多元學習經驗，而非僅於輔導課或綜合活動課程時被當做理論教導，僅為知識的傳遞。

「在非『綜合領域』的好處就是，綜合領域在做這件事情它把它當單元在做，可能單元結束就沒了。但是我是在別的課程去融入的話，相對來說它可以融入別的經驗。我現在如果把這東西當作一個課程在做，當然這些都是可以很理論、教條式跟你說。但是我如果放在其他課程裡面，可以潛移默化做這些事情。」

由於社會情緒學習具備全人教育精神，而現今108課綱素養導向推行全人教育的方向（教育部，2014）。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理當不應侷限於與之相關的綜合領域，應可於其他科目施行。而Y國中以藝術領域融合社會情緒學習，正符合其全人教育精神。

（二）師資與行政方面

根據Y國中主任指出，在推動計畫時，由於學校具備不同領域專長的師資，只要理念清楚，藉由領域會議與教師們進行課程共備，即可依據既定的時程規劃推動，必要時進行滾修正。行政運作方面因自身接任教學組長，對於教師專長與學校資源掌握有更完整的認識，並無遭遇太大的困難。

（三）推行的成效與困難

經由訪談得知，學校教師有目共睹部分學生於人際互動方面有其改變，例如：藉由擔任團體角色而產生責任感，進而能夠順利完成被指派的任務。而除了教師觀察之外，尚設計問卷供學生填答，可多方了解學生的受益成效。

「那些學生說，欸，我第一次有機會當一個團體的小組長之類的，就會在這之中我們在課程中提到一些方式，讓大家去理解別人、理解你，共同訂定一些團體規則。他會學到怎麼去跟同儕相處。」

「像我們這學期做皮影戲，它不會說是單打獨鬥。每個人都要去背臺詞，要去演出那個責任感就會出現，去配合。那個等於是有一個驅力和動力去要，不然有些人就是不要。那有這個驅力去做這件事情時，整個團體在做這件事就會比較順暢一點。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要看到孩子自己產生責任感自己去動起來，進而去配合別人把自己要做的去演出來。」

但Y國中主任深感不足之處為學生於問卷填答完成後並無進行後續追蹤與評鑑，當中所設計之指標也無進一步分析其構念是否合適或信效度資料，並非一個經過正式量化之問卷，無法確認學生於問卷之回應是否確實代表其於課程完成後有所改變。

「說成效我是不敢講，畢竟沒有被量化、沒有去做研究，我們不敢說前跟後差別。」

「可惜的是我們東西生出來，學生也做了也填了，就這樣，也不曉得幹嘛，就變成放在那邊。我會覺得沒有一個結尾的感覺。它也不是一個正式量化的問卷，也沒有去做一些指標的合適性分析。」

另外，也於訪談中提及推行社會情緒學習的困難之處。因當時適逢試辦階段，各校對於社會情緒學習的概念較模糊，故於設計課程指標時遭遇極大困難，缺乏專家指引或任何可靠的參照架構。

「我覺得生這個指標還滿辛苦的。因為講實話，那是在一個模糊的情況下硬生一個東西出來。那我們領域裡面在討論的時候，我自己去跟他們談這個我自己也不熟。」

綜合上述，在成效方面，社會情緒學習方案融入原有課程確實為Y國中的學生帶來改變，並且讓學生從中學習人際溝通的能力。但侷限於教師的觀察發現，甚為遺憾之處為無法使用客觀量化方式評估學生的進步情形。其中難處除社會情緒本身的學習內涵難以量化外，更因為無法短時間顯現大幅度進步之成效，特別為情意的陶冶或素養的深化都需要時間養成。此外，推行的過程中也有遇到困難。舉例來說，社會情緒學習的指標設定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試辦計畫過程中，大抵都是每個月的工作坊時各學校一同研擬自己課程領域的指標，再經由專家審核並挑選施行。然而Y國中的藝術領域與大部分的綜合領域不同，於施行方面便相較其他學校更為困難。而身為試辦學校，無前人經驗可依循，只能如瞎子過河般完成藝術領域的社會情緒學習指標。

四、現況分析

筆者除訪談Y國中輔導主任外，也訪談S國小校長。根據兩位於不同教育階段，對於社會情緒學習計畫所分享之內容進行以下整理：

（一）課程方面

於國小推動計畫時，多數仍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至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但於推行過程中發現，學生不單僅於綜合活動的課堂時才需處理人際或是自我情緒的問題，應將此概念應用更多課堂活動或日常生活，於是鼓勵各校至少融入至一個領域，但不侷限於哪個領域。秉持這樣的想法，108學年度「社會智能觀察」試辦計畫來看，除了綜合活動領域之外，尚有語文、生活、社會等領域也進行概念融入。S國小校長認為相對國中來說，國小的課程並無過多限制，故進行SEL概念融入課程時相對較為容易。

至於在國中方面，多數參與計畫之學校皆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至輔導課。雖然融入至輔導課活動課程之益處為可連結原有課程主軸相關概念，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僅將概念視為單純的學科知識，侷限拓展與實踐的可能性，與將此概念成為「課堂日常」之初衷有所落差。不過Y國中主任表示，國中相對國小而言，因其年齡關係，認知與情意發展更成熟，故能夠進行的活動與方式反而更多元。再者，兩位受訪師長皆提及在不同教育階段裡，有著推行上共同的困難，最直接為壓縮教學進度與承受升學壓力。部分師長或家長因狹隘的現實主義，認為此期課程為升學考試不計分之科目，使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錯失許多社會情緒學習的機會。

（二）師資方面

S國小校長認為，其實社會情緒學習有部分與「班級經營」相關，故多數教師應於師資培育階段涵養此方面能力，或於教學現場引導教師更能夠持續充實社會情緒學習的知能，為目前教學現場教師最需要增能之部分。而計畫試辦兩年以來也為各校提供眾多資源，例如：專家學者之陪伴、每月一次工作坊之討論，讓教師們在撰寫教案、推動SEL課程能得到支持與前進之動力。

「有人問我說社會情緒學習是新的嗎？應該有一些新的元素，但其實有一部分，也是跟班級經營有關。所以在師資部分，絕大部分的老師，應該具備處理或教導這件事情的能力，但是，怎麼讓他的引導內涵能夠更趨近我們現在期盼看到的，比如說：壓力管理、自我激勵、同儕合作、同儕互動，甚至是主觀幸福，這個部分我覺得現場的老師，可能還是需要一些增能。」

（三）行政方面

行政除了提供資源使計畫得以推動外，校長提及除了支援尚有規劃與領導之功能。惟現今行政教師需要處理的事情繁雜、承辦的計畫繁多，而於時間壓力下，不只社會情緒學習計畫，所有的計畫或許只能零散地執行。若能在推動計畫更有結構，如同Y國中主任所言「一魚多吃、多元學習」的概念，將資源有效運用與整合，以及將社會情緒學習概念融於日常的信念，試著把可行的計畫融合起來，除能減輕行政教師的壓力，也能在推行所有計畫的過程中拓展整體關聯，統整所學。

「行政其實除了支援之外，也有領導的功能，所以如果行政的夥伴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而且願意在校園裡面，藉由行政作為讓計畫有結構，我覺得會更好一點。以我們學校來講，也就是說，本來就要做生命教育、性平教育，如果可以用社會情緒學習的概念把它包起來，久了以後，你就會這一塊處理的很有結構，不是這裡一點、那裡一點。」

（四）實施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由於S國小校長與Y國中的主任皆提及目前臺灣自殺、自傷議題極為重要，尤以國中階段更為必要。而社會情緒學習正式教導與培養學生對自我情緒之覺察、管理，並且加以培養學生人際互動技巧。事實上，實施SEL課程確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很多的媒體不斷地報導孩子有一些自傷的行為，那這件事情他們初步的研究，或者是評估之後發現小朋友對於自我認識還有情緒的管理好像沒有被好好的教導跟正視，希望可以藉由這件事情，情緒的教導，能夠減緩這個現象。當時候聽到之後，我非常的認同。」

「我能講說國中生比較需要這個東西，因為碰到自殺、自傷的急迫性比較高。……國小比較沒有這樣自殺自傷的出現。但國中生是自傷，高中生是自殺。它就是年紀越大越容易出現。」

肆、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訪談可知，社會情緒學習具有其成效，並且其課程在臺灣具有必要性與急迫性。然而，由於社會情緒學習計畫的推動剛起步，即使有前導學校可以參考，政策推動仍有諸多挑戰。因此，筆者將藉由此次寶貴的訪談經驗，為目前正如火如荼推廣的社會情緒學習計畫提出以下幾點學習啟示：

一、108課綱精神與社會情緒學習的核心能力兩者不謀而合，將其融入現有學校課程，不僅呼應教育革新精神且可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

目前108課綱秉持著自發、互動與共好的精神，重視學生的自我了解與身心素質精進、人際溝通與互動，期待學生成為終生學習者回饋社會。而社會情緒學習能力則強調自我覺察、人際協調，以及自我決定等關鍵能力，希望學生身心素質提升，並成為有責任心、具有社會覺察的公民，兩者精神不謀而合。在如今108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下，社會情緒學習的核心能力更易融入於課程。而目前歷經兩年試辦計畫，已有諸多所學校發展各領域教案、部分指標，提供給各校參考，並做出成效。若未來學校有意將社會情緒學習納入校內課程，已有前人基礎，可更為順利持續深入推廣。

二、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宜根據各領域特性，訂定各科指標，並不限於綜合領域科目，幫助學生達成多元統整的目的

為了解課程是否達成課程初始設定之目標，訂定指標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然而，由於社會情緒學習計畫為推動之初，各科領域的指標皆未完全制定。若未來尚有其他科目之教師投入計畫，若無指標便會成為施行困難之處。因此，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應由學校層級詳細規劃訂定各科指標，並提供給各領域教師參考；而非於教室層級零落實施。

另外，以往推動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大多為綜合領域科目，但依照社會情緒學習的內涵來看，不應侷限固定領域。根據訪談，推行於各科可讓社會情緒學習之議題不因單元結束而終止，應於日常課程中潛移默化。因此，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不只限於綜合領域科目，更可應用於其他學科或跨領域推動。

三、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不只在學校，更須結合家長與社區三者相互合作

現今臺灣於推行社會情緒學習都仍偏重於學校方面，但尚須納入家長、社區，三者相互合作推動課程。由於過去研究指出，此課程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家長、教師和學校主管認為社會情緒學習非為教師的份內工作。而教師、行政者時間與人力有限等，易造成社會情緒學習和重視學業成就間成拉鋸戰（彭致翎，2018）。而筆者訪談過程也發現，國中推行社會情緒學習的困難之一仍有傳統升學主義迷思的阻礙，無法讓學校放手一搏，以免引起特別關注學業成就的家長因不理解而一味的反彈。因此，如何將家長、社區三者納入合作，廣泛交流觀念以避免上述問題反覆形成阻礙，仍是未來在校園推行SEL課程時，應謹慎思考與處理。

綜合上述，社會情緒學習計畫歷經兩年試辦，雖仍存在詳細釐清方案指標、開發有趣深入的教材、使家長安心，以及邀請社區合作等挑戰，然而在現今108課綱推動下，社會情緒學習的核心內容正好符合目前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和特色，無論是附加課程或融入式課程都能彰顯教育改革的潮流，且參與此計畫學校已發展出不少課程教案，也發揮成效。筆者期盼未來更多學校教師能一起參與，投入SEL的推廣計畫，彼此共學，群策群力持續發展各領域不同面向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以落實建立友善校園，降低自殺、自傷、霸凌等內外化問題，使每位學生都能在健康快樂、友愛互助、積極進取之校園中茁壯成長。

參考文獻

- 王為國 (2016)。美國 SEL 社會情緒學習教育方案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啟示。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5 (8), 72-79。
- 行政院主計處 (2021)。自殺及自傷死亡概況。取自 <https://reurl.cc/VEpkYy>。
- 兒童福利聯盟 (2018)。2018 臺灣臺灣校園霸凌防制現況調查。取自 <https://reurl.cc/qgzQny>。
- 教育部 (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作者。
- 彭致翎 (2018)。美國推展社會情緒學習之經驗。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第 174 期)。取自 <https://epaper.naer.edu.tw/history.php>。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0)。108 學年度「社會智能觀察紀錄」試辦成果彙編——未來教育在臺北——社會智能學習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作者。取自 https://www.gender.tp.edu.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3&article_id=515
- 衛生福利部 (2020)。「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案 109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取自 <https://reurl.cc/OkXq2y>。
- 謝曼盈、潘靖瑛 (2019)。社會與情緒學習課程對幼兒覺察他人情緒能力之影響。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 14, 99-127。
-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CASEL). (2003). *Safe and sound: An educational leader's guide to evidence-based SELSEL programs*. Chicago: Author. <http://www.caselsel.org>
-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CASEL). (2013). *Guide: Effec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pre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edition*. Chicago: Author. <http://www.caselsel.org>
- Hallama, S. (2009). An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SEAL) programme: promoting positive behaviour, effective learning and well-being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5, 313-330. <https://doi.org/10.1080/03054980902934597>
- Merrell, K. W. & Gueldner, B. A. (2010).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nd academic success*. The Guilford Press.
- Taylor, R. D., Oberle E., Durlak, J. A., & Weissberg, R. P. (2017). Promoting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school-based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 A meta-analysis of follow-up effects. *Child Development*, 88(4), 1156-1171. <https://doi.org/10.1111/cdev.12864>